

中国作家 看苏联



河 著

中国作家看苏联

金 河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中国作家看苏联

金 河 著

✱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)

七二一二工厂印刷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✱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9.5印张 5插页 154千字

1988年6月第1版1988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500册

ISBN7-5059-0551-1/I·348

定价：2.45元



本书作者在列宁山上



参观卫星城，与苏联宇航员合影

我的心愿

“如果安排出访，你希望首先访问哪个国家？”

对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的问题，我回答：苏联。
为什么？说不清。

我的高小课本上就有这么一句话：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，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。”当时纳闷：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东西为什么用炮送？怎么送的？别的地方的炮响为什么没有此等效用？后来才明白，中国现代史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，几乎每一章都少不了列宁、共产国际、斯大林、莫斯科、苏共等字眼儿。六十年代以前那里是照耀我们前进的灯塔，是我们革命的方向，学习的榜样。六十和七十年代，那里出现了我们革命的主要对象。我们用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去轰击十月革命的发祥地。进入八十年代，谁也不再轰击谁了，两国领导人都对改善中苏关系表现出政治家的热情，经济、文化关系日趋活跃，但在政治关系中又存

在着“三大障碍”。

我既不是政治家、外交家，也不是马列主义理论的专门家。我要求去苏联看看，既不是去寻求解决“三大障碍”的途径，也不想去列宁的故乡探索列宁主义的真谛。不错，马列主义是我们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。但是列宁主义的最新发展也不见得就出现在它的诞生地。即使伟大的列宁还活着，没有新套路也不行。苏联不也在大张旗鼓地搞改革么？我们反了二十年修正主义，去看看修正主义是何等模样？似乎也不是。现在不反了，承认“修正主义”的概念没弄清楚，这已经说明了当年我们所从事的神圣的“千年大计、万年大计”的价值。

对十九世纪以来俄罗斯和苏联的文学艺术，我一向怀有深深的尊敬，对那里的数十位文学、美术、戏剧、音乐、舞蹈、电影大师，我至今仍有崇拜之情。去那里朝圣取经？似乎也不是。一代大师，各领风骚，灿灿成果，赫赫声威，毕竟已成过去。文学艺术的本质是现实的。我也不相信艺术女神独锺于苏联人，只有他们腰里掖着伟大艺术殿堂的钥匙。

到底为什么？假若非要说出个理由来，也许就是因为那是个陌生而熟悉的国度。站在黑龙江边，能望见苏军的瞭望塔、河里的巡逻艇，还有到江边汲水的

苏联妇女。除此之外，没有亲眼见过我们北方的近邻，当然是陌生的。但她又是我们熟悉的。对中国老人来说，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不如对苏联那样熟悉。尽管去过莫斯科的人很少，但来自苏联的信息却曾经覆盖过中国大地。它来自党和国家的庄严文件，来自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和报告，来自最权威的新闻媒介，来自大中小学的教科书，来自文学、电影和各种出版物。即使今天中国的年轻人看到苏联今天的小说和电影，也常常惊讶不解：两个人种、历史和传统文化完全不同的国家，现实的社会矛盾、社会心理、行为准则、价值观念何其相似乃尔！甚至困扰我们的不正之风，也象是从一个风源刮过来的。倘若把苏联报刊上揭露出来的那些违法乱纪事件中的人名换一下，把那拗口的什么“夫”或“娃”换成张王李赵，说它发生在北京、上海或山东省一点也不奇怪。

这是陌生中的熟悉，熟悉中的陌生。陌生和熟悉连在一起，比单纯的陌生或单纯的熟悉常常更具有吸引力。

访苏愿望的实现使我异常兴奋。一九八六年九月，我们中国作家代表团一行六人访问了莫斯科、列宁格勒、第比利斯和顿河上的罗斯托夫。在两千二百

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，它们不过是四个点。加上旅途中的时间，在苏联境内逗留也只有二十天。苏联和我们一样，计划控制模式也适用于接待客人。访问日程都是预先制定好的，难以松动，难以更改。所有请你看的，都是准备好了的。主人也曾友好地征询我们的意见，问我们还想看什么。但是访问日程早已排得满满的，游览、参观、会见、宴请，急急匆匆，时间以分计算，打进一个楔子很难。况且中苏关系正处在刚刚恢复的微妙时期，双方都谨慎小心，唯恐碰到哪一条敏感的神经。中国人讲究客随主便。主人领到哪里，我们就看哪里；让看多少，就看多少。访问只能是走马观花，甚至连什么花也看不清。想通过这样的访问对苏联有个恰如其份的把握，只有伟大的天才才能做到。

我发现中国人对苏联的现状很感兴趣。苏联现在到底怎么样？人民生活怎么样？对中国人的态度还友好吗？苏联人的改革是怎么搞的？……诸如此类的问题时时向我们包抄过来，似乎到那里兜个圈子回来就成了苏联问题专家。我自知没有准确、圆满地回答这些问题的资格，不过它促使我把访苏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感写出来，供有兴趣的读者闲来一翻。

我们的报纸上天天都有外国人谈中国的文章。此

中当然不乏真知灼见。但依我看，其中多数是以点代面，以偏概全，以所见代所未见，也有的是隔靴搔痒，本末倒置。一位外国作家来沈阳访问三天。我请她谈谈对沈阳的印象。她的谈话是善意的，坦率的。她所谈的感受中有一条：沈阳人很有礼貌，温和谦让，街上没有打架的。这种赞美，恐怕连喜欢自吹的沈阳人自己也不敢接受。如果你骑自行车或挤挤公共汽车，偶然的碰撞常常会引起让文明人脸红的恶骂，而且往往在一分钟之内形成力的热点。我担心自己的记述也有那位女作家式的失误。我只希望后面的文字是诸多介绍苏联材料中的参考材料。

已经见到一些出过洋的人用日记体裁写的观感，本想翻翻新。但是，要把零打碎敲的东西理出个条条来也实在难。没办法，就用别人的办法吧，见仁见智，各有各的眼睛。

目 录

我的心愿·····	1
第一章 西伯利亚印象·····	1
第二章 戈尔巴乔夫的莫斯科·····	48
第三章 彼得——列宁·····	127
第四章 斯大林的故乡·····	200
第五章 喧闹的顿河·····	232
第六章 希望之光·····	277

第一章 西伯利亚印象

九月三日

二连海关的年轻人

七点四十分，北京—乌兰巴托—莫斯科第3次国际列车从北京站发出，我们开始了六天五夜的漫长旅行。

晚八点半，列车到达我国的北部边境城市二连。

中国海关人员登上火车，对出境人员做例行检查，填写出境携带物品申报单，收验护照。到我们车厢里来的是两位青年人，一男一女。黑色的海关制服从设计样式到面料、制做都很讲究，既庄重，又鲜亮。姑娘和小伙子都蛮帅气。

姑娘站在包厢中间，读着一个个护照上的名字：马烽，鲁彦周，刘真，白桦，金河，只是读到新疆的克尤木·吐尔迪不大那么连贯。

“啊呀，你们都是作家呀！”姑娘惊奇地叫起来，漂亮的眼睛闪耀着兴奋的亮点。“你们的作品我

都读过。”她一个一个地说起谁的小说，谁的电影。不过没有提出克尤木·吐尔迪的作品。我们的克尤木作品甚丰，只是他用维吾尔文写作，翻译成汉文的作品还不多。“我念中学时就喜欢读小说，今天看到作家了，太好啦！”

我猜想她是哪个大城市来的。

“我就是二连浩特人。怎么，不像？”

真有点不像。她说着纯正的普通话，一点也没有当地方言中的莜面山药味儿。

小伙子对姑娘的热烈情绪不以为然，至少他没有姑娘那样的激情。他做出沉着、冷静、经验丰富的老海关的样子，冷峻地查看护照和其他物品，似乎怕什么不法分子钻出去。

一切检查都顺利通过了，唯有一件事需要耽搁一些时间。马烽是我们的团长。在其位，谋其政，他带了四幅国画，准备以作家代表团的名义赠送给接待我们的苏方有关单位。这些画都出自山西太原府的画师之手。国画大师的作品谁买得起？再说，苏联和其他欧洲国家以油画为正宗，对中国画“不认”。在他们看来，齐白石的虾跟县城里一位国画新手临摹的虾没有什么区别。我们不能到不穿鞋的地方去卖鞋。小伙子对这四幅国画不大放心，似乎害怕国宝外流。

我们向他说明了情况，请他看看画上的款识。但这不能解除他的疑虑，非要拿回去研究研究。我们倒不怕研究，唯恐研究来研究去，到发车时间还研究不出结果。我们没有其他可替代的礼品。两位年轻人把画带走了，真叫人嘘唏叹之。不能责怪他们对职守的忠诚。但是，如果他们的业务素质也象他们的仪表那样漂亮就好了。

从列车乘务员那里得到信息，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。列车将在二连车站滞留整整三个小时。

一条路上的两种轨距

铁路两条钢轨间的距离叫轨距。不同国家采用的轨距不一样。我国采用国际标准轨距，‘一千四百三十五毫米。苏联用的是宽轨距。蒙古人民共和国仿效苏联，也是宽轨距。火车轴又不能伸缩，换车太折腾人，于是只好换车底盘：把中国标准轨底盘甩下，把车厢吊装到宽轨底盘上。反向来车也照此办理。同一条路上有两种轨距。铁路上的人对此倒也习以为常，我却觉得此中有点象征意味儿。

我感到很有趣，下车去看换底盘操作。

天阴沉沉的，看不见一点星光，凉嗖嗖的西北风刮过，撒下稀疏的雨滴，好凉。

操作没有什么好看的。这里没有想象中的先进设备。所能见到的还是笨旧的老式吊车。工人劳动量大，效率也低。所幸坐在车厢里的乘客尚没有被吊起来的感觉。

这种格局起于何年？在这条线上干了几十年的老铁路也说不清。北京—乌兰巴托—莫斯科这条铁路线曾经是一条红红火火的热线。六十年代以后变成了冷线，象没有尽头的钢轨，冰凉，棒硬。能保持铁路联系尚属不易，用三个小时换底盘也就算不上什么大问题了。在今天的所谓信息时代，三个小时，该是多么令人头疼的浪费。乘这次国际列车出访，必须有良好的耐心训练。

我们的焦躁远不及那些白皮肤、蓝眼睛的西方乘客。列车的十来节车厢旅客满满的。最大的旅行团体是百余人的中国煤矿文工团。这个团应邀去波兰访问演出，从苏联过境。此外还有几个小团组，也是去苏联和东欧的，人不多。此外的数百人都是西方人。苏联人很少，大多为东欧、北欧人，也有意大利人、法国人、西班牙人，都是游客。这些人兜里有些钱，想出来快活快活。欧洲和中东的恐怖活动显然不利于神经松弛。这样一来，没有恐怖活动的中国和苏联就有吸引力了。他们在中国玩完了，旅行袋里装满了中国

的廉价工艺品，嘴里说着刚学会的几句中国话，“您好”，“谢谢”，想在苏联逗留一下，然后回国。

从北京到莫斯科，乘飞机八个多小时就到了。他们为什么要在铁轨上晃荡六天五夜？西方人不是说“时间就是金钱”吗？列车员告诉我们，从北京到莫斯科，软卧火车票合人民币七百元左右。一张机票要比这高出一倍多。这笔钱，对于达官贵人、百万富翁是九牛一毛，但对普通游客来说就不能不考虑。时间变成金钱要经过复杂的中介，总不如“金钱就是金钱”更便当。事实上，我们决定乘火车去莫斯科，图省钱也是其中一个因素，此外我们也想沿途看一看蒙古草原和童话般神秘而古老的西伯利亚。不管怎么说，火车上的乘客都在用时间换钱。我们包厢外有一对法国夫妇，脸贴在车窗上，焦急地向车外看着，高高的鼻子在玻璃窗上压挤成一个鸡蛋大的圆饼。看了一阵，男子离开窗子，不住地摇头耸肩，嘴里嘟哝着，看样子是在发牢骚。

四幅国画鉴定完毕，送了回来。小伙子的脸上增添了一点笑容，并客气地祝我们旅途愉快。

直到晚十一点三十五分，列车才离开二连，向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边界开进。

天空黑漆漆的，列车上的灯光照亮铁路两侧狭长

的地面，地面上是斑驳的白色，象残冬的雪野。车厢外交织着明亮、绵密的雨丝。雨下大了。

我们都感到有些困倦，但不能睡。因为二三十分钟之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海关就到了。我们不知道在蒙古海关会受到怎样对待。据在这趟国际列车上工作多年的列车员老张说，蒙古海关对出入境的中国人很凶，大小行包都要逐一打开检查。我们代表团中持红皮外交护照、行李免检的只有马烽一人。一想到这些，睡意没了，而且还添了几分骚动不安。我们不会做违法犯禁勾当，但对方如果安心找你麻烦，总能找到点什么的。

戒备森严的扎门乌德

列车在风雨中运行几分钟，前方突然明亮了，接着便出现了辉煌灯火。一座缀满电灯的牌楼横跨在铁路上。老张告诉我们，这就是国门，中蒙分界线。牌楼两面分别悬挂着两国的国徽。从此即为异邦客，风雨乘车出国门。

大约经过十几分钟，列车停下来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扎门乌德车站到了。蒙古的海关就设在这里。

暗夜中看不见扎门乌德的面貌，但从灯火看这是一个小镇。车站不大，站台很小，还没有列车长。不

过，车站上的气氛却叫人遑然不解。站台上每隔几米就立着一位蒙古士兵：船形帽，长筒靴，束着腰带，溜直，任雨水浇淋，象一排桩子。戴大沿帽的军官在站台上巡弋，靴子敲打着水泥地面咔咔作响。瞧那阵式，似乎开来的不是旅客列车，而是敌人的装甲车，或者抓了一车俘虏。真多余。

我们骚动不安地等待着重兵包围下的海关检查。有什么犯禁的东西呢？枪支、毒品、爆炸物一概没有。但这也不能使人轻松。据说蒙古海关规定，水果、食品也不准带入。准备路上吃的食品、罐头，我们每人都带了一些，会不会给没收？刘真还带了一些黄瓜和西红柿，要补充维生素。为了迎接这里的检查，我们狠劲吃了一阵，但还剩下一些。蒙古人要没收就让他们收去算了。最麻烦的就是出版物了。我们每个人都带了几本准备送给苏联同行的书，还有一些准备路上读的书刊和有关资料。这些书刊没有敌视蒙古和苏联的。不过，谁能保证哪篇文章中有一句对苏联不恭敬的话？鲁彦周带了一份苏联地图，是从中国出版的世界地图册上扯下来的，旅行中翻一翻，至少可以了解一下自己的行止方位。这张小小的地图就可能给我们带来麻烦——它是“文革”期间出版的，背面的介绍性文字中赫然印有“修正主义”、“社会帝